

# 第一章 緒論

##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

教育的不變性決定於教育以人為旨歸，必須教人成為人，以發展人性，培養人格，改善人生為目的。適應性的成立在於變。教育既是因人而生，自然要因人而變，這是從教育的原始便具有必變的性質（賈馥茗，1997：261）。

若我們相信教育的核心離不開「人」，那麼對人的關切便是瞭解教育現象、解決教育問題的起點。西方思想從赫拉克里圖斯(Heraclitus, 535–475 B.C.)以降，便不斷在追尋存在的本質，而存在哲學的思想以「人的存在」為關懷重心，將注重邏輯、法則的哲學帶向注重生命和存在的哲學。日學者松浪信三郎曾指出：「存在主義的方向，就是想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去關照『人的存在』的狀態，並讓每一個人有所自覺，以脫離一不小心便陷入的『事物存在』或『工具存在』的狀態，而走上自己的自由之路（梁祥美譯，1997：1-2）。

研究存在主義思想者，常以齊克果(Søren Aabye Kierkegaard, 1813-1855)為存在主義的源頭之一，因為齊克果洞察十九世紀的存在現象，並完全扭轉了當時歐洲哲學側重觀念論及抽象理性論的流風。他首先指出現代最致命的疾病就是思想與生活的分離；他控訴哲學已變得抽象、無生命且造作；人們的生活也已空洞地不知何謂「存在」(existence)；當哲學蓋出華麗大廈時，人們卻不住在裡面，無論如何，人的思想應該是他真正居住之處(Reinhardt, 1972: 57)。齊克果對當時哲學風潮的批評，影響日後哲學家們重新開啟人生與哲學的對話。

齊克果的存在思想起源於對當時三個對象提出批評與省思：基督教的世

俗化、社會體系的向下沈淪以及黑格爾（G. W. F. Hegel, 1770-1831）觀念論體系。在黑格爾觀念論體系當道的時代裡，當人們忙著尋找外在世界的真理時，齊克果不願被視為這波盲潮的一部份，轉而將「個人」的概念導入人們的思想，認為人內在的深刻性與主體性才是真理。齊克果哲學研究的目的，至終並不在建構某種思想理論或體系，也不在對某些概念作思辨的分析，而是要闡明一個人的存在真相；即作為一個「自覺個體」（the Individual）存在的可能性（陳俊輝譯，1993：6）。

正如齊克果在《哲學片簡之非科學性最終補述》（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to the philosophical fragments）所提到，雖然現代人的生活已經越來越方便、舒適，但他感到自己有使命要做點什麼，出於對人類的愛，他把在每一處製造困難視為任務（Kierkegaard, 1846/1944: 164）。就像在一個酒足飯飽的宴會中，即便人們早已饜足，他們仍會期待另一盤佳餚，但齊克果端上的可能是嘔吐藥，也許這才是人們正確的需要。然而，清醒的瞬間總是痛苦而暈眩的，齊克果似乎總是想要攪亂讀者，使我們失去平衡，由此強迫我們檢視自己的一生（洪如玉譯，2002：468）。

齊克果雖然甚少直接論及教育的內涵，但他教育人們的方式是採用蘇格拉底（Socrates, 469-399 B.C.）的模式。蘇格拉底的首要教育活動，就是要喚醒人們從「不自覺的無知」（unconscious ignorance）過渡到「自覺的無知」（conscious ignorance）（林玉体，1997: 39）。在齊克果諸多著作中，曾多次引用蘇格拉底的反諷（Socratic irony）概念，間接對時人盲目的價值觀提出反省，例如在《齊克果日記》（The journals of Søren Kierkegaard, 1938/1992）中的一篇〈為什麼蘇格拉底將自己比做牛虻？〉，他寫道：「這就是反諷的所在，他緊緊咬住人……他是一個牛虻，用個人的熱情來刺激眾人，不讓他們怠惰而柔弱的地去羨慕，卻向他們要求他們的自己（孟祥森譯，1992：72）。」齊克果被譽為「丹麥的先知」，就是因為其對人們不自省的生活提出警醒，他是帶

著使命書寫的——他要喚醒馬車上的沈醉者<sup>1</sup>，由「不自覺」轉化為「自覺」，他要人們認真地體驗生命。

齊克果的思想不僅突顯哲學與人生結合的重要性，他對人類心理層面的關切更是時代先驅。西方哲學從蘇格拉底以來，對人性的探討就離不開倫理議題，齊克果雖繼承蘇格拉底探究知識的反諷法，但他不從德行論所關注的正義、品德等正面議題著手，他選擇從人的脆弱特質（如恐懼、憂懼、絕望等）出發。齊克果強調自由個體的存在是寧願接受苦悶的現實，而不苟安於空幻的理想，他要人敢於承認具體生活中的不如意，並徹底肯定自身的例外與孤獨，藉以在命定的存在中，催生出自由的本質（鄔昆如，1987：25）。在《致死之疾》（*The sickness unto death*, 1849/1980）一書中，齊克果就深切地指出人類絕望的處境。因為存在的人對自己必定有一種態度，即對自己的自我有一個關係，齊克果關心的正是怎樣對自我建立正確的關係，即是對自我應該採取什麼態度，錯誤的關係總是帶來絕望，而絕望是「致死之病」（蔡美珠，2002：44）。

絕望使人繼續恐懼、逃避、墮落、迷失自我，就像是受了詛咒的靈魂飄盪在人世，無論我們有無察覺，「絕望」對人類來說，都是一種俯拾即是的存在狀態。然而，「絕望」的確佔據我們的人生，卻不是最終狀態。因為，齊克果關切的仍是人的「生成」（*becoming*），「『生成』是離開其本位，而『生成自己』則是在本位上的行動（*to become is a movement away from that place, but to become oneself is a movement in that place*）」（Kierkegaard, 1849/1980: 36）。人有無限可能，但這些可能建築在必然性的限制上，就像人們必須先「知汝自己」（*know thyself*）<sup>2</sup>才有開創自己「生成」的可能。齊克果的「絕望」不

---

<sup>1</sup>齊克果曾寫過一則寓言：「永恆是有翅的馬，無限的快速；時間是一匹倦累的瘦馬。而存在的個人，則是駕馭者，這樣的一個駕馭者：他的存在模式，並不是所謂的一種鬆弛的存在，而是一個酩酊大醉的老農。他躺在馬車上，而任令馬匹照料自己。的確，他是在駕車，也是一個駕馭者。或許，有多人，他們——也存在——都像這個樣子」（引自陳俊輝，2001：5）。

<sup>2</sup>刻於阿波羅神廟（*Temple of Apollo*）的箴言

只是負面情緒的谷底，而是一種擺盪於人生希望與苦痛之間的迴響，出於對自我的失望將我們墮入絕望，但也是絕望引領我們走向希望。尼采（F. W. Nietzsche, 1844-1900）曾道：

教育本身便是解放，就像一棵將成長為巨樹的嫩芽一樣，你必得有勇氣去克服雜草、瓦礫、與害蟲的侵襲，才能獲得光與熱，以及那充滿愛的雨水滋潤。這一切一切的努力才是真正的教育（魏桂邦譯，2000：33）。

尼采相信從苦難中可獲得人生動力，即便風雨侵擾與阻礙，更能激發生命茁壯，同樣地，人生中的挫折與苦痛，看似煎熬，卻能透過人的努力轉化為生命的養分，經歷困難的磨練，反而使人類更懂得追求幸福，因此，能助人從苦難中學習與轉化才是真正的教育。尼采這種從苦難中學習成長的觀點與齊克果不謀而合，且他們都相信這是教育的精髓，齊克果在《憂懼之概念》（The concept of dread, 1844/1957）中也曾說：「那因憂懼而受到教育的人乃是被可能性所教育，而只有被可能性所教育的人，才能與他的無限性相應合而被教育（Kierkegaard, 1844/1957: 157）。」人生經驗，如學習游泳，要會浮水，非有沈下去的經驗不可，沈到底再從深淵浮出來，此時壓迫不安的一切東西便可減輕（洪耀勳，1989：172）。學者巴契勒（Batchelor, 2006: 787-788）則指出，齊克果對人類的負面情緒，如憂懼、絕望的探討，雖是針對人類的脆弱（vulnerability），但同時也是一種開顯（opening up），這種脆弱常常被視為負面，而少在教育中被討論。懷特（White, 1984: 237）則更進一步指出負面情緒是形成依附的必要成分，就好比愛脫離不了焦慮的關切，而培養德行亦包含從負面情緒超拔和重生的激勵，就像是勇敢的人仍會感到恐懼並克服恐懼一樣。我們的教育慣於教導正面且普遍的價值，卻往往忽略負面卻個人而真實的人生處境，在教育中我們慣於談積極、整體的目標，卻鮮少談及消極、負面的事物。從上述學者的觀點中，我們可知並非所有看似負面的經驗

都應該從教育中排除，因為這些經驗正是滋潤人生的養份之一。孫文（1866-1925）說：「人生不如意事，十之八九」，教育中應該有更多教導學生面對人生多種樣貌的作為，事事盡如人意的人生不過是天方夜譚，能從失敗或苦痛中獲得生命養分，壯大生命格局，才是真正與生命結合的教育。

齊克果的哲學讓我們關切自身，齊克果的「絕望」讓我們正視生命中真實的感受與存在的事實，每個人都會經歷「絕望」的困境，唯有人們真正地瞭解自身，才能以無畏的勇氣面對人生。這條瞭解自我、面對人生真實的道路，是真正能激發學生自我教育的途徑，基於讓教育回歸「人」的思維，本研究目的如下：

- 一、 探討齊克果的存在哲學思想
- 二、 分析齊克果絕望概念的意涵
- 三、 衍釋齊克果絕望概念在教育上的蘊義
- 四、 探究齊克果絕望概念對教育工作的啟示並提出建議

##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

### 壹、研究方法

- 一、理論分析：為達成上述目的，本研究將對齊克果存在思想之相關文獻作分析探討，尋繹其思想意義，發掘其存在哲學的重要性與獨特性，以作為瞭解其「絕望」概念之基礎。再者，本研究之主旨在深入瞭解齊克果對「絕望」概念的探討，故將以其闡釋「絕望」概念的著作—《致死之疾》為探究核心，深入的瞭解與分析。最後綜合齊克果存在思想與「絕望」概念，並從「人」的角度說明其教育意涵，達成以齊克果絕望概念來省思教育活動的目的。
- 二、現象學分析：齊克果的思想無法單以理性的思考來理解，本研究藉現象學的還原方式，嘗試接近齊克果描繪的意識經驗，盼能從中領略齊克果所欲表達的有關人類存在本質的思想菁要。

### 貳、研究步驟

根據本研究目的與理論分析的考量，本論文預定採取的研究步驟如下：

#### （一）文獻蒐集

蒐集齊克果歷年著作，挑選與絕望概念探究密切相關的文獻，並參及國內外學者對齊克果思想的分析與評述。

#### （二）閱讀文獻

首先針對齊克果存在思想做基本的探究後，開始閱讀《致死之疾》，從閱讀中瞭解其「絕望」概念與存在思想的關聯，再進一步針對國內外學者的評述，深化對「絕望」概念的理解。

### （三）擴充閱讀齊克果相關概念之運用

找尋並深入閱讀國內外，將齊克果「絕望」概念或相關存在主義思想運用於教育問題之思考的文獻。

### （四）撰寫論文

綜合文獻之閱讀與分析，先就齊克果思想背景、存在思想作清晰而完整的介紹，再依據慎思之架構，有系統地介紹齊克果的「絕望」概念，並論述其概念在當前台灣教育的啟示與應用價值。

###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

#### 壹、研究範圍

齊克果許多著作中都有提及「絕望」的相關問題，包括：《哲學片簡之非科學性最終補述》、《非此即彼》(Either/or, 1843/1987)、《愛在流行》(The works of love, 1847/1962)、《憂懼的概念》、《致死之疾》等，但在《非此即彼》中對於特定的絕望形式有較初步的說明，而在《致死之疾》中，則有對絕望概念較為完整的概念、分類以及解決之道的探索，故本研究將以《致死之疾》為研究核心，再配合相關文獻延伸閱讀。

#### 貳、研究限制

- 一、語言問題：齊克果全部的著述皆以丹麥文書寫，研究者礙於本身條件限制，僅能閱讀已翻譯成中、英文之文獻。
- 二、詮釋問題：齊克果本身並未直接述及教育議題，故研究者將其概念運用在教育議題上的思考，恐難避免失蒿之處。
- 三、宗教體驗：齊克果從小便接受基督教深刻的教養，成年後，又依據個人對宗教的獨特體驗，發展出基督教訓義意味濃厚的哲學思想，故欲談論齊克果便無法避免處理其宗教思維，唯研究者本身並無基督教成長背景，故在理解齊克果思想時，僅能盡力依循其思想脈絡，但在思想深度上，恐力有未逮。